

世界冠军的“徐爸爸”，游泳池边燃烧一生

追记中国游泳金牌教练、叶诗文傅园慧徐嘉余的恩师徐国义

“生不生病我左右不了，我只能该工作工作，该吃饭吃饭。但是教练员要有气场、有气势，哪怕我身体再不舒服，从我进入游泳馆的那一刻开始，我就精神饱满、斗志昂扬，用洪亮的声音喊出每一个‘预备，走’！趁我身体还能承受的时候，我得多做些事情。我要用实际行动告诉弟子们，我都能如此快乐享受着游泳带来的乐趣和对未来充满信心，他们更没有理由放弃努力”

本报记者周欣、夏亮

“我宁愿开心地倒在泳池边，也不愿意躺在病床上，看着天花板、数着一分一秒，郁闷等死。”

他曾被医生预言顶多能活3年，但他从来没有把病情放在心上，反而有声有色地活了5年：守护队员、高原训练、出国训练和比赛，带病参加里约奥运会、2017年参加天津全运会开幕式代表教练员宣誓、2018年参加亚运会……在生命倒计时阶段，他这样安排自己的人生。

2020年7月19日凌晨4点09分，中国游泳杰出教练徐国义因病在北京逝世，享年50岁。他实现了自己的理想：为钟爱的游泳事业燃烧一生。

徐国义原籍浙江宁波，1994年开始担任游泳教练。执教26年来，他先后培养出叶诗文、徐嘉余、陈慧佳等众多游泳名将。

其中，叶诗文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获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两枚金牌，并创一项世界纪录；徐嘉余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男子100米仰泳获得银牌，2017年、2019年两届世锦赛蝉联100米仰泳冠军。

中国游泳协会的讣告里有这样一段话——

“为中国游泳奉献，就是我的本职工作，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，也是心甘情愿的。”徐国义教练是这样说的，也是这样做的。”

“赚来”的每一天，都要在泳池边

“你来了？快尝尝我们队里特制的避暑除湿茶。”最后一次见到徐国义，是2019年6月28日上午。为准备7月中旬在韩国光州举行的游泳世锦赛，记者去国家游泳队探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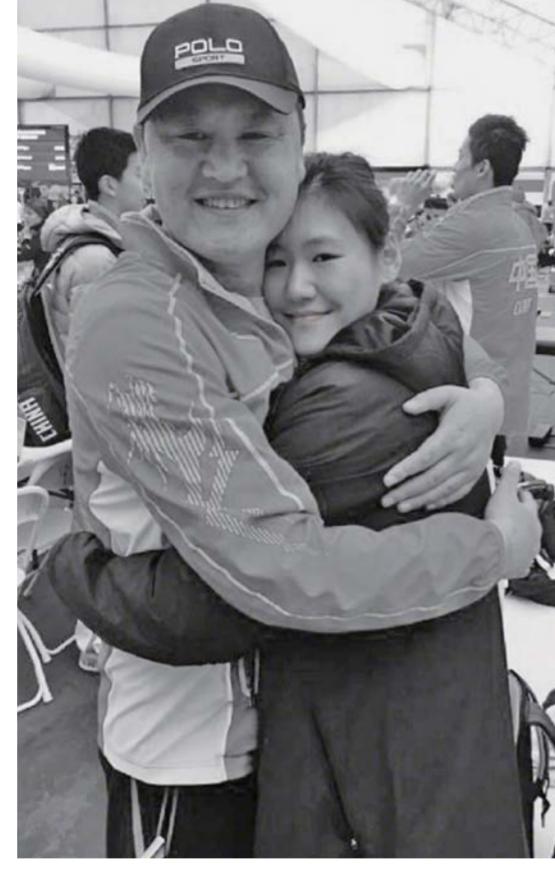
一走进热气腾腾的游泳馆，就看见他站在饮水机旁，捧着一个巨大的水杯。看不出里面放了什么补品，黑乎乎的。但他笑容依旧，热情地和记者打招呼。记者喝了他泡的避暑茶，那份苦涩回味至今。

当时，徐国义带着组里队员从美国外训回来才两三天，记得他的气色有些暗沉，脸有点浮肿，但说起训练情况和即将迎来的世锦赛，却神采奕奕、滔滔不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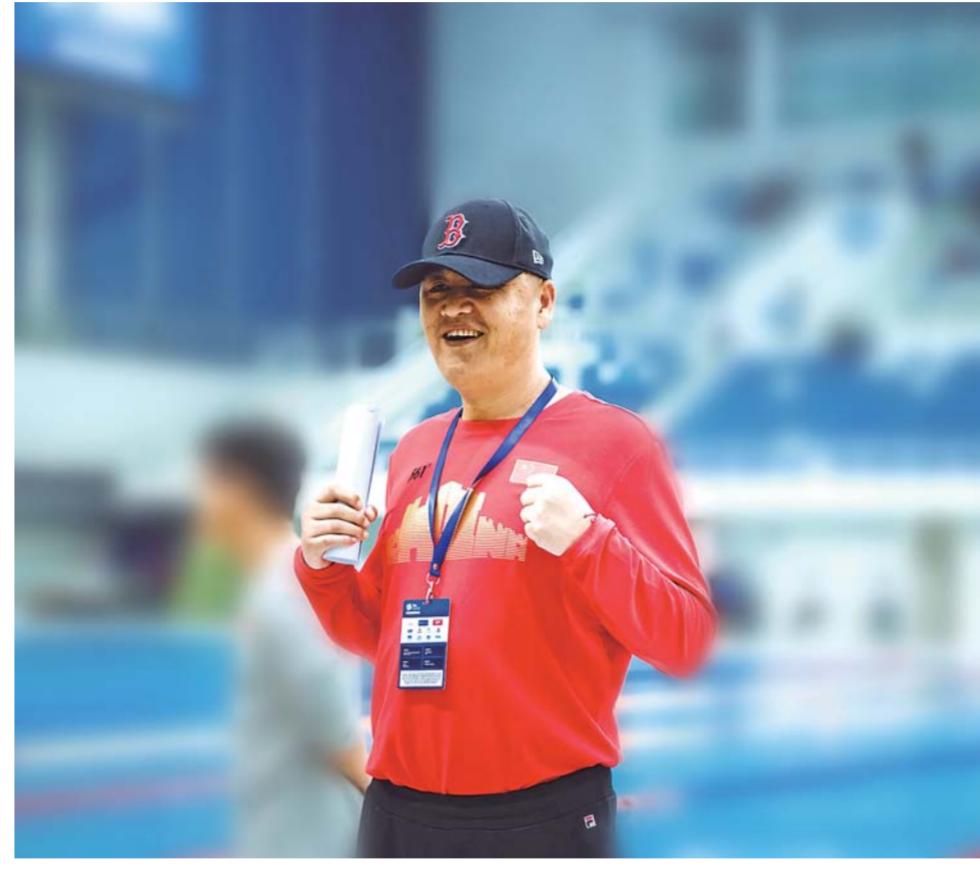
然而，10天后国家游泳队举行媒体公开课时，他没有出现。据说是身体不适住院了，前几天的训练都是坐着轮椅来到泳池边的。

他缺席了光州游泳世锦赛，只能在病床上看电视里的转播：弟子徐嘉余蝉联“男子100米仰泳之王”，叶诗文如同“凤凰涅槃”般的重生，收获两枚世锦赛银牌。两位弟子不约而同地向师父致敬，“最想把奖牌挂到徐导的脖子上”。

徐国义从来没有把自己的病当一回事，尽管他病得很严重——2015年底，他带队在昆明海埂训练基地，不时感到头疼恶心，本来以为吃点药就能顶过去，没想到被硬拉去医院检查后，结果竟是颅内恶性胶质瘤四级——胶质瘤的最高



▲徐国义和叶诗文合影。图片来自叶诗文微博



▲一站到泳池边，徐国义就来了精神。摄影：李婕睿

级别。

他不得不离开泳池，住院接受治疗。他从来没有离开过队员这么长的时间。上手术台前，他没告诉队员自己的病情，怕影响孩子们备战里约奥运会。

手术很成功，但医生明确告诉他和家人以及游泳队领导：得了这种病，一般人撑不过3年。

作为浙江游泳的掌舵人，浙江省体育局副局长、前中国游泳队总教练张亚东很纠结：“作为朋友，我希望他能够安心静养；作为同事，我知道队员离不开他。他的态度非常坚决：回泳池带队员。我们只好满足他的愿望，前提是不能过度操劳。”

徐国义积极进行术后康复，5个月后，他回到队里，投入到紧张的奥运会备战中。一顶棒球帽，掩盖住了他脑袋上那道清晰的伤疤。

“接下来的每一天都是我赚来的！我要对得起我的运动员。既然我站在游泳池边，我就要做到最好。全身心投入，用生命换成绩。我这辈子是离不开泳池的。”

2016年里约奥运会，徐嘉余在男子100米仰泳比赛中摘得银牌，实现了中国男子仰泳在奥运会奖牌“零的突破”。徐国义却满腹遗憾：要不是自己因病耽误几个月，弟子们还能多拿几块奥运奖牌甚至金牌。

不是冠军运动员，可以当冠军教练

徐国义性格温润儒雅，说话慢条斯理。他喜欢钻研游泳训练的那些事，同行们称他为“智多星”“小诸葛”。他通过多年来众多弟子和主要对手的相关数据进行对比，支持“技术优先”的理念。在他看来，他执教过的众多弟子都是“技术型选手”，徐嘉余、叶诗文的致胜绝招更是“技术”。

训练中，他和运动员说的最多的就是技术。“嘉余，注意转肩，手入水要这样……”“小叶……”边说边做动作示范。

“毫不谦虚地说，徐嘉余的仰泳技术就是世界第一。教练员要用明亮的眼光发现和解决运动员的问题，技术永远是第一位，好的技术不费体力，还能保证运动员有健康和协调的身体。”他的

理念得到了国内外教练同行的认可和赞赏。

除了“技术优先”，徐国义还总结出了优秀运动员必须具备的“四好”，即身体好、条件好、悟性好、性格好。有了好的性格和品质，才能发挥身体条件优势，专注、自律和坚持。

徐国义自称当运动员的时候不是很成功，最好成绩就是混合泳全国第三名。“但是我可以当冠军的教练。我自认为在当教练这事上，我还是很有天分的，好教练需要悟性、思路和天赋，当然还需要千里马。伯乐和千里马都可遇不可求，能碰到一起的机会非常小，一旦碰上，就一定会脱颖而出！”

徐国义说：“我喜欢琢磨游泳项目的规律和技术，很有意思，比赛不管是成功失败，我都会反思，每场比赛、每一堂课我都会琢磨。我的理想是练出来男子和女子奥运冠军，现在我们小叶已经拿下女子奥运冠军，男子奥运冠军的希望就在徐嘉余身上，龙凤呈祥嘛。我希望我的弟子都能成为伟大的运动员。”

在日常训练中，徐国义的体力和脑力消耗非常大，生病后依然在挑战极限：水上课时秒表不离手，始终在泳池边跟着运动员走，组里几个队员的训练计划不一样，他就来回走，追着队员看技术、计时每天要走近两万步，只有训练结束了他才会坐下来休息；体能训练时注意保护运动员，一发现有危险情况就得及时干预；休息时还在想着运动员的情况和数据分析，随时调整训练计划和方案。此外还要全天候全方位关怀照顾运动员，更要像父母一样对运动员进行思想、性格和习惯等全方位的教育……

徐国义对自己“高标准、严要求”，希望带动运动员的激情。“生不生病我左右不了，我只能做好自己的工作，该吃饭吃饭。但是教练员要有气场、有气势，哪怕我身体再不舒服，从我进入游泳馆的那一刻开始，我就精神饱满、斗志昂扬，用洪亮的声音喊出每一个‘预备，走’！趁我身体还能承受的时候，我得多做些事情。我要用实际行动告诉弟子们，我都能如此快乐享受着游泳带来的乐趣和对未来充满信心，他们更没有理由放弃努力。”

状态高峰后必然就是低谷，当叶诗文陷入“青春期的烦恼”，因为体重问题而成绩下滑，徐国义没有放弃，始终陪伴她。他还另辟蹊径，

自己没有孩子，弟子都是孩子

在弟子们眼里，生活中的徐国义是爸爸，训练时他是严师，比赛场上他是精神支柱。他和爱人楼霞没有自己的孩子，但是有一个“大家庭”——弟子们都是他俩的孩子。

叶诗文在浙江队时是楼霞的爱徒，进入国家队后就跟随徐国义，徐嘉余13岁时师从徐国义。其他弟子也是从10多岁起跟着夫妇俩训练，相处的时间比父母还要长。“他们都是我的小孩，每一个孩子都是我从小培养起来的作品。他们来的时候是一张白纸，我要把他们变成收藏珍品。”

徐爸爸一板起脸来，气势逼人，孩子们对他又爱又怕。“没有规矩不成方圆。当孩子出现问题的时候，我必须做‘恶人’，严格要求才是真正的爱护、负责任。”

年少时，徐嘉余曾经因为沉迷游戏，晚上没有按时休息，被徐国义摔过两次电脑，此后他再也不敢触碰“红线”。2017年布达佩斯游泳世锦赛，第一次加冕仰泳之王后，他急着在热身池边找到徐国义，一头扎进教练的怀抱。徐国义宠溺地揉搓着弟子的脸，像对小孩子一样表扬他：“不错不错，冠军，祝贺你！”

徐国义不是偏激的人，在严加管教弟子的同时，他更懂得人性化管理，给予足够的尊重和空间，真正为他们着想，给出理性建议。

在叶诗文的成长路上，他花了很多心血：没成名时抓训练，等她成为年轻的大满贯得主后，就狠抓思想，头等大事是摆正心态、拒绝外界诱惑。叶诗文从伦敦奥运会载誉而归，各种广告代言和社会活动竞相邀请，徐国义和小叶父母取得了一致意见后全部婉拒，理由是她才16岁，未来的路还很长，不要过早追求个人利益。

状态高峰后必然就是低谷，当叶诗文陷入“青春期的烦恼”，因为体重问题而成绩下滑，徐国义没有放弃，始终陪伴她。他还另辟蹊径，

鼓励叶诗文走出游泳队，去上大学，用知识武装自己，感受同龄人的生活。

在叶诗文要求重归泳池的时候，他甚至劝阻过她。“我希望她好好享受人生，开拓视野，如果对游泳没有更高的追求就不要回来，毕竟她是最年轻的大满贯选手，奥运冠军、世界冠军都拿遍了。但是她非常坚持，一定要回到泳池，那我们就好好说：‘我不会像以前那样督促你，逼着你训练，一切全凭你内心的热爱，她只要开开心心享受训练，享受比赛就好。’”就这样，叶诗文一步一步找回自信，重回状态巅峰。

在徐国义的温馨“大家庭”里，家庭气氛和睦融洽，从来没有出现过师徒不和的事情，所以当得知他离世的那一天，一众弟子都哭了，已经退役、远在外地的孩子急着订票来京。

而在疫情期间始终坚持训练的叶诗文说：“一直期待着会有奇迹发生，觉得有一天您会康复，会重新出现在我们身边。您教导我长大，带我走上最高领奖台，陪伴我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。也是您教会了我们强大、专注、永不放弃。……未来的道路，您没法再陪伴我，保护我了，但无论高光或是至暗时刻，您始终是我心中最明亮的光，指引我前行！徐爸爸，我永远敬爱您，永远想念您。”

曾经长期跟随徐国义组训练的傅园慧最信服徐爸爸。徐国义当初生病的时候，她焦躁失眠；当他回来后，她又满血复活，里约奥运会上一举摘铜，“洪荒少女”的头衔一夜成名。他就像爸爸一样自信果敢，平时和我聊得很多，特别了解我。有他在，我什么都不怕，训练和比赛都会勇往直前。他是真正的男子汉。”傅园慧说。

徐嘉余则发誓要把奥运金牌带回来：“徐导安心，您对学生的期望学生清楚记得，光州蝉联时您在病榻上对我讲，这不算什么，东京才是你的舞台。徐导走好，待明年盛夏，带金牌回家看您！”

浪漫留给泳池，笑容永远灿烂

“他唯一的爱好就是带队员训练，只要在他身体允许的情况下，他干一天，我陪他一天。”爱人楼霞最了解自己的丈夫。这对默契的泳坛夫妻被称为“黄金搭档”“神雕侠侣”。

楼霞当运动员时，是浙江省第一位参加奥运会的游泳选手，她当教练后也非常出色，完全有资格进入国家队执教。但是和徐国义的夫妻关系，她“牺牲”自己，长期留守浙江队执教，挖掘培养苗子，输送给国家队，两人联手打造出一条冠军培养“流水线”。

楼霞喜欢浪漫，徐国义却始终没有学会。1997年结婚时，两人没有婚纱，没有仪式，更没有蜜月，连结婚证上的合影都是各自的照片拼接而成。夫妻俩唯一一次出国旅游是5天4晚的邮轮游，因为这不会影响他带队员。

“他把浪漫留给了泳池，工作起来就像‘脱缰野马’，心里想的永远是队员和训练。”对于丈夫的热爱，楼霞没抱怨过。为了支持丈夫一辈子的“泳池浪漫”，里约奥运会后楼霞进入国家队，生活中照顾徐国义，追着他按时吃药休息；训练场上，两人并肩战斗，一起备战东京奥运会。

两年前，徐国义登上《朗读者》的舞台，朗读了王蒙的《人生即燃烧》，献给热爱游泳事业的孩子们。那篇文章完美诠释了他的人生信条：“一个人就是一种能源，人的一生就是燃烧，就是能量的充分释放。能量应该发挥出来，燃烧愈充分愈好……”

如今，在国家队游泳馆，进出泳池的走廊墙上还展示着教练员和运动员的光荣榜，照片上的徐国义依旧笑容灿烂。“燃烧自己、点亮别人”，他的精神必将激励中国游泳人继续前进。

院士教授们的“优雅先生”，老上海建筑的“保护女神”

知其所以然“无法分析批判也就难以借鉴”。

“罗先生组织的国际交流不是西方文化的单向输入，她实际扮演着东西文化交流使者的角色。”伍江说，在国外知名学府访问时，罗小未作了大量关于中国传统建筑、古典园林以及空间思想的讲座，她说过，“连西方学者都非常渴望了解中国建筑文化，我们怎么能妄自菲薄？”

院士、教授们的女“先生”

“学生是太阳，我是月亮，要让他们发出光芒照亮我才好。”罗小未曾这样对家人说。

在同济建筑系，罗小未是迄今唯一被唤作“先生”的女教师。“这一称谓所表达的，是几代师生对她发自内心的尊重和对学识的敬畏。”郑时龄说。

1964年，郑时龄本科三年级。罗小未《外国近现代建筑史》的课后作业是写一篇小论文。“我当时下了很大功夫去查文献，写了篇有关建筑与艺术关系的文章交上去。罗先生看出了我的努力，告诉我这篇文章可以继续完善。这个鼓励让我自此爱上了建筑历史与理论这门学科。”

1978年，郑时龄回同济攻读硕士生，再次聆听罗先生教诲，而他在学术期刊上发的第一篇论文，正是当年那份作业的延续。

1982年秋，罗小未出访归来，在同济大学远楼106教室开讲座，引发“追星”效应，不仅教室里人头攒动，教室外也围了几圈学生。那其中，就有如今的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院长李振宇。时隔近40年，他还记得那场讲座的内容，“罗先生当时讲了‘波士顿的提问’‘墨尔本的启示’等，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。”

出于对先生的敬仰，当年，李振宇曾悄悄混进课堂，听罗小未讲课。被发现后，老师告诉他，“我的课不能随便不听，也不能随便听，要听先在系里面办好手续。”

“她的严格是出名的，个别同学论文写得像散文，会被她拿出来作为反面案例；她的慈爱也是出名的，我们成立业余社团‘青年建筑学会’，她慷慨地把当时珍贵的幻灯机、幻灯片借给我们，还常来给我们开小灶；同学们关于‘不要重修圆明园，应辟为遗址公园’的意见，就是她直接关心下形成的……”回忆起罗老师，李振宇想得太多。

教了一辈子建筑史，建筑史到底是什么，又该怎么教？罗小未的观点是：每个时代都有建筑师和工程师，他们充分利用，而且是创造性利用所处时代的物质技术条件，满足社会对建筑的物质与精神需要。因此，建筑史是文化史，也是思想史。

攻读建筑历史与理论专业博士学位期间，伍江经常收到罗小未推荐的书单：西方近现代哲学、西方心理学、西方社会学……这些读完，还有古希腊史、古罗马史……

“她同时告诉我，这些课她本人教不了，同济的老师也未必讲得好，要学就去向上海最好的老师学。”在罗小未帮助下，伍江曾在每周末赴上海社会科学院“补课”，复旦大学的多门哲学社科类课程也进入了他的选修课清单。

建筑史是文化史，也是思想史；而建筑存在的大意义，就是让生活更美好。秉持着这样的理念，罗小未除了教学生如何读书，也教他们怎样生活。

“建筑就是人们的生活空间，如果你自己

都不热爱生活，你怎么为别人创造美好生活呢？”朴实的话语，让众多学子受用一生。

罗小未本身就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，她当过羽毛球队队员，学过芭蕾，早年还曾被学校声乐系录取。条件艰苦的岁月，罗小未为了给女儿做一件衬衫而想尽办法，布料不够，她就缝上漂亮的蕾丝。

自己的学生不会照顾怀孕的妻子，罗小未看不过眼，经常买块肉就亲自上门，手把手地教年轻人怎样熬汤。她总说，做学术一定要不食人间烟火，对生活的体悟也该是这个领域教育工作者的基本素质。

“师从罗先生，你就会知道学好建筑学绝不仅是画好图纸就行的。”郑时龄说。

爬上脚手架的八旬“女神”

“城市要有个性，城区也要有自己的个性。最好、最有价值与最现成的个性便是该地区与生俱来的历史文化特色。因为这些特色既非他人所给予，也非他人可以取走或拷贝的。因而在规划中如何充分利用与发挥这些个性与特色的潜力，如何协调旧城改造和历史风貌区保护之间的关系，如何在保护本地区历史文脉的基础上推动老城区的功能升级，成为本规划研究能否成功的关键。”

这段文字，摘自罗小未主编的《上海老虹口北部昨天·今天·明天——保护、更新与发展规划研究》一书。

20世纪80年代以来，罗小未深度参与了上海一系列建筑文化遗产保护政策法规的制定，以及上海历史建筑的修缮再生指导工作。

在不少建筑师看来，罗先生是上海地方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开拓者：从广受关注的淮海路历史风貌保护，到新天地和外滩源的保护改造项目，无不凝聚着她的智慧和辛劳。罗先生也因此被业界誉为上海近现代建筑“保护女神”。

2008年，邬达克设计作品、被誉为“远东第一影院”的上海大光明电影院在修缮时遭遇难题。建筑师发现，影院观众大厅的吊顶有7层涂料，每改建一次就上了一层色，已完全看不出最早的颜色。

为尽可能地恢复原貌，建筑师走访多位早年来这里观影的老人，其中就包括罗小未。在这次修缮中，年逾八旬的罗小未两次爬上三层楼高的脚手架，对细节反复确认